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1987年,43岁的任正非集资2.1万元,在深圳创立了华为公司;次年,任正非出任华为公司总裁。随后28年间,任正非凭借持续创新创业的精神,引领华为不断创造商业奇迹,并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如今,华为从一家立足于中国深圳特区的民营企业,稳健成长为年销售规模超过2880亿元人民币的世界500强公司。华为的电信网络设备、IT设备和解决方案以及智能终端已应用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成为中国杰出的企业家之一,曾两度登顶美国《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时代周刊》曾这样评价他:“任正非是一个为了观念而战斗的硬汉。”

年逾不惑的创业者

有句话说,“25岁到35岁为创业最佳期,40岁已经相当迟,40岁以后则是例外中的例外。”言外之意就是说,一个人创业时越年轻,也就越有更多尝试的机会、更大的冲劲和实力。相比之下,任正非的成功更像是例外中的例外:创业的时候,他已经43岁了。43岁从零开始,这谈何容易?

但是,即使到了这个年岁,任正非依旧保持着年轻人的冲劲和锐气。创办华为公司后不久,任正非即决定走一条自主创新之路。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蚝业村工业大厦二楼作为研制程控交换机的场所,50多名年轻员工跟随任正非开始了充满风险和未知的创业之路。虽然环境艰苦,但是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怀着勇往直前的干劲,任正非几乎每天都到现场检查生产及开发进度,开会研究面临的困难,分工协调解决各类问题。

任正非就是用这种精神弥补了当时公司物质极度短缺的劣势,使得大家都能为一个美好的明天而齐心协力。10年后,华为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公司

总部搬到了深圳龙岗坂田华为工业园。华为熬过了创业的艰苦岁月。

“假设”未来的思考者

在过去近30年的发展历史里,华为始终保持快速的前进步伐,创造着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商业神话,将一个历史悠久的、资金技术实力雄厚的对手甩在身后。华为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任正非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决定性作用。

正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危机感,默默引领着这个庞大的通讯帝国披荆斩棘。华为内部不时传出任正非“泼冷水”的声音,比如,“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华为的冬天”,甚至要求员工们坚持对自己、对今天、对明天作出批判以及对批判的批判等。

“这不是危机意识,这就是假设,假设未来的方向。我们是假设个危机来对比华为,而不是制造一种恐慌危机。”任正非曾幽默地称他在华为最大的权力就是思想权,而思想家的作用就是假设。他进一步阐述了假设之于思想的重要性:“只有有正确的假设,才有正确的思想;只有有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方向;只有有正确的方向,才有正确的理论;只有有正确的理论,才有正确的战略……”这种忧患意识的假设,让华为员工戒骄戒躁,奋斗不息。

同时,华为做任何事情,都以客户为中心,全力以赴,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生怕做不好让客户产生不满情绪。这种思想理念正是华为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句广告语无形中为华为的持续高成长做了最好注解。

“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通过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华为不仅输出了优质产

品、行业标准和先进的管理制度,更输出了思想。事实上,任正非的企业理念在中国企业界乃至其他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任正非说,华为需要一批各方面的统帅人物,需要在管理、研发等领域造就出一批战略家,也需要一批仰望星空、假设未来的思想家。

放眼全球的战略家

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当下,互联网以其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的信息沟通、交流以及海量的信息资源传递、呈现、挖掘和共享,正在颠覆传统经营模式,并对越来越多的行业造成巨大影响和冲击。互联网思维开始盛行,甚至颠覆、超越以往的工业科学管理模式。

2015年10月,任正非接受了《福布斯》杂志专访,畅谈了对中国创新、“互联网+”、“工业4.0”等热门话题的看法。任正非认为,互联网只是工具,我们的目的是发展实业,解决人们的生存、幸福问题。实业是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中间,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创新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国家要踏踏实实迈过工业化才行。另一方面,云计算正在摧毁基于卖产品和卖服务的传统IT业,包括软件、硬件、网络设备和传统IT服务厂商等。云计算的颠覆性有可能是IT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革命。

面对这样的形势和挑战,任正非对云计算和大数据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的认识,并吹响了坚定的冲锋号角。“当前4K/2K/4G和企业政府对云服务的需求,使网络和数据中心出现了战略机会。这是我们的重大机会窗,我们要敢于在这个战略机会窗开启的时期,聚集力量,密集投资,饱和攻击。扑上去,撕开它,纵深发展,横向扩张。我们的战略目的就是高水平地把管道平台做大、做强。”2016年1月13日,任

正非在华为市场工作大会上表示。

任正非以“纵深发展,横向扩张”为核心,分析了华为如何立足主航道,在已发现的战略机会上聚集能量,迅速做大。他提出,终端业务要在5年内超越100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企业业务要抓住成功的关键部分,先纵向发展,再横向扩张。智慧城市、金融行业的IT正向云架构转型,电力行业转向数字化,政府和企业扩大对云服务的需求,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机会。华为要敢于和大数据、云计算的科技巨头博弈,以迎来新的历史转折,实现更好发展。

近年来,华为在运营商业、终端业务和企业业务三个方面,齐头并进,步入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对于华为来说,最大的变量,也是更具战略性和

颠覆性的,还是云计算技术。这关系到华为的立身之本以及未来生死。这一次,任正非再次表现出高涨的创新创业热情,向世界水平高科技发起冲击。

“未来将是一个全联接的世界。”这是任正非领导下的华为孜孜以求的信念。20多年来,华为抓住中国改革开放和ICT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基于客户需求持续创新,赢得了客户的尊重和信赖。华为坚持聚焦战略,对电信基础网络、云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等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以客户需求和前沿技术驱动创新,使公司始终处于行业前沿,引领行业的发展。华为在构建高效整合的数字物流系统,促进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全面互联和交融等方面一马当先,推动了行业和社会进步。



櫻桃樹

人的一生,常常要面临出处进退的问题。《论语》中,原宪问孔子什么叫“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和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实是一个意思。但我们也应看到,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目的就是希望能得到诸侯的重用,让周礼得到恢复。就这个意义说,孔子在行动上,是即使“邦无道”,也是要“谷”的。孔子真正觉得可耻的,是像“荷蓧丈人”那样的选择在乱世隐居不行君臣之义的隐士。因此,连看城门的人也说,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我非常敬佩孔子这种做事不灰心的执着精神。孔子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始终精神饱满、自信满满、乐观开朗的君子形象。孔子自己也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就“进取”这一点而言,孔子近乎“狂者”,其实也不算“中庸”的,虽然他的最高人格理想,应该是“中庸”。

儒家思想的最大价值,我觉得就在做事的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我记得朱镕基在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雷厉风行的领导风格,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相较而言,道家思想,在出处进退中,显得更加灵活,也自然,但缺少儒家的那种劲道。但是,正如太极是以柔克刚一样,道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弹性,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

我们知道老子是“不敢为天下先”,看起来比较懦弱,但是,这种看似懦弱的选择背后,是一旦看准了,就直奔主题的那种睿智。道家是善于把握做事的时机和火候的。很多时候,贸然出击,很可能大败亏输。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以为道家是“处”不是“出”,其实老子根本不反对“出”,他说“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说窝在岩穴之中,隐遁终身,而是要选择恰当的时机来“出”,不可草率行事。老子的这个思想,其实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人们常常抓住他的这一点来攻击老子,说他保守懦弱,明哲保身,这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老子不反对建功立业,但老子非常强调“功成名遂身退”。建功立业之后,不贪功,不骄傲自满,及时抽身退去,这才是一种大智慧。这与儒家的一路高歌猛进,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也确实反映出道家思想的那种柔和与回旋余地。

人要能做到及时抽身,急流勇退,不贪恋功名,实属不易。帮助勾践复国的两大

功臣,一个范蠡,能做到这点,所以成了陶朱公,安然而富贵;一个文种,做不到这点,所以身首异处。俗话说:“见好就收。”这似乎有点投机心理,但是,只有真正能够从名缰利锁中挣脱出来的人,才有能力进退自如,行藏在我。

人这一生中,总要面临出处进退的选择,有时甚至很纠结。前面说过,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种“斗志”。正如孔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人格,始终恢弘饱满,不丧气,不灰心,有一种大家风范。绝没有自怜自艾的小女子气,也没有怨天尤人的小家子气。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是很鼓舞人的斗志的;道家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价值,我以为在于一种进退自如的弹性,一种顺其自然的柔和。“出”了可以回头来“处”,“处”着也可以再“出”。总之,出处凭我,进退自如。想当年谢安在东山挾妓,“处”得多么欢愉,但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处”,选择“出”,才有淝水之战一战成名,名垂青史。陶潜也是有过出任的经历,但他最终放弃了“出”,选择了“处”,与谢安看似走了相反的路径,其实本质上,还是行藏在我,进退自如,将生命的价值最大化了。

孔子虽然强调一路高歌猛进,其实有时私下里,他还是非常欣赏这种“出处凭我”的自由自在的。他不是对颜回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虽然事实上,孔子是舍之也在行,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比较认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毕竟,人性是复杂的,孔子思想上也还是有矛盾的,人都有软弱的一刻,孔子虽是圣人,但首先他还是个“人”。

当代社会,机会很多,人要有努力进取的斗志,也要有进退自如的弹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有时退不一定有好结果,还是要量力而行,知退才能知足。若只进不退,有时甚至可能一败涂地。拿破仑的结局,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出与处

一个「但是」,两种人生

一场车祸中,两位幸存者都失去了一条腿。亲友探望时,二者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一个对亲友说:“虽说命保住了,一条腿却没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于是,他和亲友的脸上都阴云密布。

另一个人对亲友说:“虽说一条腿没了,但是命保住了,以后还可以过日子。”于是,他和亲友脸上都洒满阳光。

同样的生活情境,为什么感受如此不同?就在于他们的话里有着不同的“但是”。

“但是”也许算大家最熟悉的转折词了。把它用在前言后语之间,可以让后面的意思转个“弯”。“弯”究竟转到什么方向去,就看应用者的心境了。比如,说起人生,可以说“努力了一辈子,但是碌碌无为”;也可以说“虽说碌碌无为,但是努力了就问心无愧”。说起儿女,可以说“孩子心眼好、身体好,但是工作不好”;也可以说“孩子虽然工作不好,但是心眼好、身体好”……

“但是”除了表示转个“弯”,还表示转弯后的东西才是重点。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思维有正反的倾向性:有人习惯于消极思维,有人习惯于积极思维。前者总是想到事物的阴暗面,哪怕面对好的机会,也总是想到忧患,哪怕是在阳光中,也总是看到阴影;后者的思维总是朝向积极的一面,哪怕在忧患中,也总能抓住机会,哪怕是在阴影中,也总是看到阳光。不同的“但是”,蕴含了我们看人看事的不同视角,甚至蕴含了不同的人生。如此说来,怎样用好“但是”就是一种智慧了。

经常让“但是”引导我们转换视角,会看到生活的两面,不至于陷入极端思维。这样心中就会少一些抱怨、偏激,多一份淡然、平和。